



# 在一条江边的日子

■ 黄元驹



今天我要写的这条江叫鉴江。这是一条充满神奇和遐想的大江。在这条江边的日子,有我无尽的思绪。

我的家乡就在沙琅江边。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这条江流到很遥远的梅菪去,然后在那里注入大海。那时,我对这流向大海的一江碧水,充满好奇和憧憬,希望有朝一日能顺流直下,目睹大江入海的汹涌狂澜。但梅菪在哪呢,村里大人只对我们说,坐船顺流而下就能到达(其实他们当中也没有几个人去过梅菪)。直到读小学四年级时,语文老师才告诉我们,

沙琅江流出茂名后就叫袂花江,在吴川流入鉴江,是鉴江的一条支流。

对于一个生长于江边的人来说,他对大江的感情是真挚的。春天,我们就到江边的水翁树上采水翁花,摘水翁果。夏天,我们在沙滩旁边缓缓

的江水上游泳,在江中划船(江堤边那些村庄的男同学几乎都会划船)。那时候,河床上堆满了沙子,除了水陂头和几处的江湾有急流外,其余地方平时都是流水悠悠,清澈见底。如果是大雨过后,江水暴涨,我们就呼朋邀友,走在长长的江堤上,看广阔的

江面上,滔滔的江水在激流中荡起的漩涡。有时,江中会流下一些木头,甚至有家禽和牲畜。这些被江水冲走的东西属于无主之物,个别自感水性好的人会静待时机,去捞取水中的流物。而更多的人却喜欢在岸边,寻觅一处平静的水面放罾捕鱼。我对罾鱼兴致勃勃,一同伴的父亲是个罾鱼好手,每次看他奋力上罾,鱼跃网上,羡慕不已。可是,如果连续下暴雨,江水涨溢,江堤崩溃,洪水就淹没家门前的田野,然后直涨到我们的房屋跟前。江水演变成洪水,我们就在大人的叹息中,感受到洪水的威力,产生恐惧和无奈。大人把小孩们赶到村后的一块高地上,不准下水游玩,我们对白茫茫的水面发呆,在无聊中静等水退,即使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洪水退去后,地面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有的房屋倒塌了,有的农作物毁了,我们对江水的兴趣也没了。但几天过后,对这一江逝水,我们又萌生无限的依恋。因为江水涨满的日子,有时江面上偶尔有帆船逆流而上。帆船上高悬一片白帆,船工们有的手持木桨,有的手握竹竿,在江中行船。江上有用来给河车蓄水的陂头,船来到陂头的船门,水流湍急,船工们于是竭尽全力,与急流搏斗,他们的呼叫声惊天动地。这是儿时记忆最深刻的场景。看见白帆,有人就说,梅菪货船来了,我们就纷纷跑到江边,看它远去的帆影……

从老家去墟要跨过江,由于没有桥,全靠乘小小渡船渡江。摆渡的船公是个老头,他对我们小孩严厉又仁慈。每次过江,每人需交五分钱。大人理所当然要给他,我们小孩尽管有钱也不肯给他,要留着买小吃。我们常常装没带钱样子,问他怎样盘问就是没钱,最后我们就在他的说笑声中过渡。上世纪90年代末,江上一桥飞架南北,渡船退出

了历史。今天,那艘遗弃多年的渡船不知停泊在多少人的梦里……

早年,曾因抽沙严重,河床深陷,水面缩小,流水莫测,江水变成危险水域,不适合游泳,更失去了运输功能。后来经过整治,河面宽畅了,河水又清了,鱼虾也多了起来,十分鲜美,来钓鱼捕鱼的人也多了,正是这样,我去走访沙琅江汇入的鉴江,圆少年时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2019年一个山寒水瘦的冬日,我来到高州,约朋友一起漫步于鉴江长堤。在江堤上,我们看远山塔影,看小城落日。此刻的鉴江,是多么的柔和,多么的温顺。一朋友诗意大发,即时吟诵他的诗歌。我却不知该如何去描绘,因为我臆想中的鉴江是气势不凡的。

从那以后,我载酒问字,要到鉴江海口去,浏览我梦中理想的鉴江。

我在百度上查找资料,确定鉴江入海位置叫沙角旋。2024年春天,我终于有机会多次跨越鉴江大桥,欣赏到鉴江入海口的神秘之地。

鉴江流到吴川,江面变得开阔,到了入海之处,烟水茫茫。我站在吴川黄坡的江边,眺望海口的沙角旋,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没有奔流,不见狂浪,船在江海交接的水域上停泊,如泊在平静的湖面上;江水澄碧,波澜不惊,仿佛置身在一片闲情之中,觉得其正合乎一个“鉴”字。回望流域两岸,良田万顷,生机勃勃;村落楼宇,鳞次栉比。入夜,墟镇的街上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市声鼎沸,一派繁华。此乃粤西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之处,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有“左江出文官,右江出武官”的说法。鉴江,你真的很优美!鉴江,你给了我一个完美的答案!

一江碧水养育两岸的生灵。在这一条江边生活,农殷商富,我们是幸福的。

## 北街,荔枝红了

■ 吴红绛

一半春风,一半夏风  
春还在蒂上,  
荔枝却红了脸颊  
柔软与热烈  
催生了大地早熟的第一颗白头罾

五月,多情亲吻着这片赤土  
阳光轻柔,风挟带着蜜  
荔园满涨春潮。一树树的果  
一片片的红,飞霞满天  
这时节,你一定要到北街来  
也许,会有一个惊喜  
让你回味无穷

荔园与古盐田两两相望  
一幅原生态的画卷,徐徐铺展  
绿与白依次拂过你的视野  
一甜一咸,在味蕾上纠缠,如梦似幻  
道不清,是海风哺育了荔园,还是  
荔园成就了盐田的美景  
北街这方风情水土啊,  
无端地叫人流连

三万亩的荔园,托着北街人的梦  
挂在一树上的荔枝  
那么圆那么红  
多像北街人的许愿  
荔枝楼房,荔枝民宿  
今年又添了几许呢?

瞧,走出荔园的姑娘像不像仙女?  
长发及腰,裙袂飘飘  
她挽着满筐的荔枝走来  
脸上的笑容宛如这初摘的三月红  
豆蔻年华,巧笑倩兮  
北街的姑娘从荔园移出莲步  
就像那个一骑红尘妃子笑的佳人  
踩着唐朝千年的时光  
袅娜而来

来,尝一尝  
这白头罾,妃子笑  
晶莹剔透恍若你人生的初见  
再轻轻一咬  
蜜汁撞开你的味蕾  
甜香萦绕  
一颗,二颗,三颗,七颗八颗  
只愿长作北街人

徜徉北街,抬头低眉间  
处处荔枝树  
万绿成海。荔枝的海洋  
村庄只是一幅画  
而最鲜艳的是那面高高飘扬的旗  
在万顷碧波之上,像盏灯  
引领着北街翩然前行

也许每个北街人都有梦  
荔枝的梦  
三万亩不够,更多的荔园在未来的路上  
北街不是街,是荔园  
风自北向南,轻轻吹  
层层绿浪翻卷  
北街,北街,身后斜阳  
依依  
挥一挥衣袖,不思归

#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十)

本版稿件由《湛江日报》提供

## 楝树开花

■ 何晨枫

我家自留地的地角边正好有二棵苦楝树,树荫下清凉舒适。于是在附近耕作的三五户人家的乡亲,午餐地点就选在苦楝树下。他们边吃边聊,时不时开怀一笑。

“只怪南风吹紫雪,不知屋角楝花飞”。这是诗人杨万里描写季候与苦楝树开花的场景。而梅尧臣笔下的楝花更是美不胜收:“紫雪晖纷缀鲜花,绿罗布叶攒飞霞。”

台湾作家蒋勋也在《岁月静好》中写到了苦楝花:“河岸边几株高大的苦楝都盛开了,粉紫浅紫一片,在春天的风里细细摇曳,像粉妆玉琢的娇羞女子,带着浓郁的香。”

句子虽写得很优美,但我总觉得带有些许淡淡的忧伤。在深春的味道里,便多了几分清雅和婉约。每当看到苦楝花的开落,枝头的浪涛铺天盖地而来,它会唤醒我儿时的回忆。

苦楝树,又叫楝树,在岭南地区的农村很常见的一种楝科落叶乔木。它高达10米,树皮灰褐色,树冠覆盖范围较大,分枝广展。为何这样一棵寻常的树,却能引起众多文人墨客对它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我想,它大抵是心间隐藏着一种浓浓的或淡淡的乡愁的味道吧!

苦楝树开花了,层层簇簇的,或雪白如云,或紫色似锦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煞是好看。它开花了,便预示着春日已阑珊,即将转入夏季。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谷雨节前后,家家户户都忙于移秧插田,栽瓜种豆。为了节省时间,大人们午饭都是挑到田间找一片空地开吃的。我家自留地的地角边正好有一棵苦楝树,树荫下清凉舒适。于是在附近耕作的三五户人家的乡亲,午餐地点就选在苦楝树下



下。他们边吃边聊,时不时开怀一笑。午后,他们在苦楝树下休憩片刻,一根水烟筒就像是一根运动员的接力棒,不停地在他们的手间传来传去。翠绿的田野,在这细雨中显得格外清新,给人一种清新宜人的感觉。远处的树木,刚刚泛绿的庄稼,热气腾腾的村庄,低头啃草的耕牛……是人间四月天里最美的一张素描。

夏日里,爬上苦楝树粘知了是我们小孩最喜爱的活动。每棵苦楝树的枝杈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知了,它们喊着贼卖力,声音掩盖了树林和村庄。傍晚下课回家,我们十几个小伙伴,一边走路一边眼睛盯着树上的知了,每个人选择一棵树,开始爬树抓知了比赛。村里村边的每一棵苦楝树,久而久之,原本起鳞皮的树身都被我们爬得光滑光滑的。

苦楝树的身影如一抹淡淡的时光涂色在心间,每一眼都有我儿时光影的情致。

记得刚上初一的那年,我渴盼能拥有一个书橱。但家庭经济十分拮据,这无疑是一个奢侈的梦想。父亲知道后,二话不说将屋边的一棵老苦楝树砍了,然后将树干截成几段,去皮晒干。一天中午,住在邻村的姐夫将几段树干搬上一辆双轮平板车,拉回家去说是给我做个小书橱子。

于是,我天天都在盼望姐夫亲手做的小书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惊喜。大约过了两周时间,一天傍晚我下课回家,老远就看到院子里放着一个

小书橱,还散发着油漆的味道。姐夫还在书橱的那两扇门,一边写着“BOOK”,另一边写着“school”。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姐夫拿泥砖刀的手还会做木匠师傅的手艺呢!我太喜欢这苦楝木做成的小书橱了。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小书橱虽有些破旧,但还装满了书籍静静地安放在农村老家的房子里。有时候,我还特意回去打开它看着,它仿佛静若止水。是啊,生命中各种不同的形态,皆美而富有深意,比如这个旧物——小书橱。

苦楝树在我们农村人的生活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树叶和苦楝子熬水可以杀虫、抗菌止痒、治疗头癣等。据医书介绍,苦楝子,其味苦,性寒,有小毒,外表面棕黄色至灰棕色,微有光泽,干皱。果肉较松软,淡黄色,遇水浸润显黏性。具有杀虫、用于头癣、抗菌止痒等功效。苦楝子含有的川楝素,对猪肉绦虫、蛔虫、水蛭有杀灭作用,具有驱虫的功效。苦楝子与凡士林或熟猪油混合做成的油膏,对头癣有一定的作用。难怪我们村里的妇女,常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用苦楝树叶煲水洗头发呢。小时候的雨天,我常常光着脚走路,因此脚底板和脚趾又被“猪屎虫”咬烂,奇痒难耐。母亲便折回一棵苦楝树的叶子熬水,然后撒上几粒生盐头让我泡脚,一次性便搞定。

昨日时光已经逝去,当已过去知天命之年的我再度与春风谋面,与一朵朵苦楝花默默对视,内心一旦平静,外界便鸦雀无声。

## 簪花少女

■ 李颖

五月的旌旗耀眼,点亮老街苍苍  
六号古埠码头,高耸的朱红墙垣之下  
缓缓飘来一群簪花装点的少女  
那迷人的气息,若芳菲于案上轻散

额上簪满繁花  
紫丁香染色的绸裾映衬半臂,妙手执墨画香扇  
浓淡相宜,如云中明月,步履轻摇  
石阶自在,芬芳纷落

橘黄灯光摇曳的咖啡馆窗旁  
少女点了缕缕水果茶与清柠檬  
海风轻撩,长裙翩跹  
绿植小尖刺灼破丝缕罗衫  
那白色的小星带着慌乱的记忆踏去

雅室美人拨响古琴的清冽  
月光,木舟,海滩,海浪在桥底无拘无束地追逐  
或升华成千万人心中的希望  
或雷雨交加,瞬间切断所有人的梦萦

梧桐树影摇曳的月夜  
千回百转的歌声在枝头徘徊  
油纸伞与宫灯微碰相撞,声息无疾而终  
不免触景生情,忆起前朝三百年前的妙趣横生